



文物作向导 湖湘学子寻美家乡

——“跟着湖湘文物去寻美”征文优秀作品展



1997年,四名中南大学的大一新生与小学生们在爱晚亭前的合照。

一张老照片找到16人 只差一个你

1997年爱晚亭前邂逅,2025年微信群里重逢

本报记者钟锦涵 长沙报道

四个刚来长沙上大学的外地男生,一群蹦跳闯入镜头的长沙小学生,在1997年秋天的岳麓山爱晚亭前,完成了一场不经意的同框。

“1997年十一月(日)的长沙岳麓山,我们几名大学同学上山游玩,偶遇一群小朋友也上山,他们非常开心地闯入了我们的镜头,这些小朋友如今也快40岁了吧。”9月2日,黑龙江的牟武军在網上发布了这张老照片。

令他没有想到的是,不到一天时间,评论区里有人留言:“照片里有我,还有我的一群小学同学!”

大学生遇上小学生 一次偶然的同框

当年,四个刚从中南大学军训完的大一新生,凑钱租了一台相机,买了胶卷,相约去岳麓山游玩。

“我们四个是一个班一个宿舍的。”牟武军回忆道。出发前,他们拍了张合影。四名大学生来自天南地北——左一是甘肃的李锦锋,左二是重庆的孙祥熙,左三是河南洛阳的王勇,右一是黑龙江的牟武军。

到了爱晚亭,他们正准备再次合影,一群穿着校服的小学生嬉笑着闯进镜头。“这帮小孩笑嘻嘻地一起进来了。”牟武军说,“当时觉得小孩挺可爱,就一起拍了。”

对于当时的情景,现年38岁的“小学生”刘竟波还依稀记得:“那时候学校每年都会组织春游秋游,长沙上学的孩子们都去烈士公园、岳麓山这些地方。”

合影后,胶卷被洗出来,牟武军一直珍藏着这些照片。这些年,尽管经历了多次搬家,但这些照片一直被她完好地保存着。牟武军说:“有时候给孩子看,会说‘看看你爸爸年轻的时候’。”

2025年8月,牟武军大学同学群里聊起往事,便将这张与小孩子们的合影也发到了群里。为了让更多当时的“小朋友”看到,牟武军还上网搜怎么发抖音、怎么写文字。他特意加上了“长沙”“岳麓山”“青春”等话题标签,“希望作品能有点流量,让照片里的孩子们看到,带来一份开心”。

“我一开始没认出自己, 但认出了三个同学”

照片发布后不久,刘竟波在抖音上刷到了这张照片。“我一开始没认出自己,但认出了三个同学。”刘竟波说,“尤其是肖为,他变化不大。”

刘竟波立即将照片发给三个同学确认:“他们指出哪个是我,我一看还真有点像。”他又给哥哥和家人看,大家都确认那就是他。

刘竟波毕业于“七厂一库子弟小学”(后改为新天小学)。“我们那时都是厂矿子弟,从小一起长大。”他解释道。

照片中的小学生们如今大多已近不惑之年。刘竟波现在在长沙轨道交通公司上班;那个在照片中比着“OK”手势的同学当了几年兵,现在在街道社区;另一个只露出半边脸的同学则在从事基建土建方面的工作。

当刘竟波联系上牟武军时,双方都感到不可思议,“真的有一种心里发麻,然后手上起鸡皮疙瘩的那种感觉。真的太奇妙了,不敢相信。”刘竟波回忆当时的感受。

“我和鲨鱼(牟武军)根本不相识。他在东北黑龙江,天南地北,发个抖音,我竟然刷到了自己。”刘竟波连连感叹,“真的不可思议,像电视剧情节。”

更让刘竟波感慨的是,这张照片竟然是他童年时代为数不多的彩色照片。“他搬了几次家,照片丢失了不少,小时候照片更是几乎没有。”牟武军说,“他突然看到自己一张小时候的照片,而且是彩色的,还保存得这么好。”牟武军理解这种感动,“他昨天晚上还问我,我怎么保存的。”

“岳麓回忆”群 与再聚爱晚亭的约定

随着照片在网络上持续传播,越来越多照片中的人被找到。牟武军和刘竟波等人建立了一个名为“岳麓回忆”的微信群,照片中的面孔一个个被认出并加入群聊。

这个群成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,大家在里面分享着老故事和新近况,重新串起了那段被时光封存缘分。

两名跨越28年时光重逢的陌生人,还做了一个温暖的约定。刘竟波笑着说:“反正已经加了微信,我请他无论是来长沙旅游还是出差,只要有时间,一定要聚一聚,再到爱晚亭去合个影留个念。”牟武军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。

对于这次跨越28年的重逢,牟武军感慨道:“人生要珍惜每一次的相遇。”

截至发稿前,照片中的17人里还有一名没找到——右二的小男孩。牟武军说:“也许有缺憾的美才是最美的?”

▼这是其中两名大学生的近照,牟武军(右)和李锦锋。

古人向美的纯粹之心 铸就永恒

王筱玥(长沙市博才云时代小学六年级2002班学生)
指导老师:陈石勇 张昂波

《跟着湖湘文物去寻美》从陶瓷器、玉石、漆器、服饰四个方面,勾勒出湖南文物的绚丽画卷。

陶瓷器由泥土经复杂工序制成,从实用的陶器到观赏的瓷器,体现了人类从生存需求到创造追求的跨越;玉石被视为石之美者,从实用石器发展为装饰与礼器,象征礼节、德行与精神寄托;漆器历史悠久,战国时期楚国漆器以红黑对比、云纹为主,展现楚人奔放热烈的气质;服饰自黄帝时代起,从遮体衣物演变为身份象征与美的追求,承载着华夏礼仪与章服文化。

书中介绍的文物,或精致细腻,或古朴粗犷,但无一不是当时极为珍贵的艺术珍品。蛋壳陶仅有0.2毫米的厚度,曲裾素纱单衣仅重48克……看到这些,我不禁心怀疑问:在当时的技术条件和物质环境下,工匠们究竟是如何创造出如此惊艳的艺术品的呢?

或许是古人心中怀揣着对永恒的追求,又或许是古人那份一心向美的纯粹之心,铸就了这般惊艳无数后人的成就。

一本指导我逛博物馆的书

文:成果(湖南师大附中星城实验青石学校2003班)
指导老师:谭娟 金竹馨

《跟着湖湘文物去寻美》的服饰篇,让我认识了西汉的“时尚女神”——辛追夫人。那件仅重48克的素纱单衣,“薄如蝉翼,轻若烟云”——我反复品味着这八个字,脑海中一位身着单衣的女子款款而来,衣袂飘飘,如梦如幻。

当我来到湖南博物院的展柜前,我激动得几乎要跳起来。那件素纱单衣就静静地躺在那里,它不仅是一件衣服,更是汉代织造技术的巅峰,是古人对美的极致追求。“巧夺天工”一下子就在我脑海中具象化了。

“文物不是冰冷的器物,它们有温度、有故事、有生命。每一件文物背后,都站着一个时代,都藏着无数人的喜怒哀乐。”《跟着湖湘文物去寻美》中的这句话,成了我参观博物馆的密钥。从此,再逛博物馆时,我不再走马观花,而是认真了解每一件文物,想象它们承载的社会生活与文明密码。

看似普通的简牍,绝不普通

文:陈滢嘉(长沙市弘益高级中学2401班)
指导老师:李伟

“北有西安兵马俑,南有里耶秦简。”走进里耶秦简博物馆,这句话便映入眼帘。我在心中打了个问号,为何它能与兵马俑并论?

当我的脚步循着时间的辙痕,从秦瓦的纹路,走向帝国宫阙的恢弘构想,最终,停驻在里耶秦简面前,我似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。

里耶秦简博物馆两个镇馆之宝——“九九乘法口诀表”木牍和“迁陵以邮行洞庭”简牍,它们让我看到了一个“鲜活”的秦朝。

不过,我差点错过这一精彩的发现,因为这些简牍看上去实在普通,它们只是静卧在幽暗的玻璃展柜里,一束昏黄的光温柔地笼罩其上。乍看,还以为就是几片残缺、发黑、边缘甚至有些毛糙的木片,像刚从哪个老屋房梁上拆下来的旧物。

经讲解员提醒,我才知道,里耶秦简“九九乘法口诀表”木牍是目前世界发现最早、最完整的乘法口诀表实物,证实我国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使用九九乘法口诀,比西方早六百多年。“迁陵以邮行洞庭”简牍则被称为“中国最早信封”,让今天的人们得以窥探秦朝完善、高效的邮传系统。

文物提供了一条穿越时空的路径,让我更好地理解古人与他们生活的社会。

现,写他们与文物之间的亲近与对视,写对家乡更深一步的了解……

综合专家评选意见和晨视频“i教育”频道发起的“跟着湖湘文物去寻美·暑期共读成果网络票选活动”投票结果,我们选出十篇作品,分两期进行刊发。

正如《跟着湖湘文物去寻美》主编陈仁仁所说:“要想有一种审美的自觉,是需要我们费些功夫努力去寻求的。这也是我们把这本书提名为‘寻美’的原因所在。”

寻美湖湘,是一场持续的行动,我们始终在路上。



《跟着湖湘文物去寻美》第一册

主编:陈仁仁、蒋薇、黄珏
作者:陈仁仁、郭三娟、李建毛、喻燕姣、聂菲、陈锐
出版社: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

与一万多年前的陶片打个照面

文:杨未雨(永州市道县玉潭东阳学校2301班)
指导老师:姚雪琴 宋灏洋

《跟着湖湘文物去寻美》介绍了我国制陶的历史,最早可追溯到距今18000~17000年,道县玉蟾岩遗址出土的陶片就是证据。

玉蟾岩,位于我的家乡道县寿雁镇白石寨村附近。据说,这里出土的陶片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发现的陶片都要早好几千年。早在旧石器时代,先民便在这里繁衍生息,并发明了陶器的烧制方法。我仿佛看到,我们的祖先把湿泥巴捏了又捏,用火把它烧成能装东西的容器。

书中介绍,正是原始农业的出现,增强了先民对泥土特性的了解,进而发现水与火的关联。“小颗粒的粮食变为食物,需经火的烹煮,耐火炊具便至关重要,陶器也就应运而生。”读到这,我理解了道县“天下陶本”美誉背后的文明进程。

合上书,我想起了玉蟾岩更多让人激动的事。在玉蟾岩遗址,考古学家还发现了1.2万年前人工栽培水稻的种子,这是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古代碳化稻粒。

家乡的文明史如此源远流长,我的内心骄傲极了。

衡州窑工铸就的时空胶囊

文:廖章俊(衡阳市第八中学609班)
指导老师:旷晓辉

沿着湘江支流来水溯游而上,三十里河岸散落着星罗棋布的古窑址。云集窑的龙窑遗迹蜿蜒如卧龙,窑壁经年累月形成的琉璃质釉斑,在斜阳里闪烁着孔雀蓝的微光。衡州窑工是真正的时光旅人,他们以耒阳高岭土为纸,以松柴火焰为笔,写就了半部中国民窑史。

衡州窑工取湘中素土为骨,汲蒸水清流为魂。其器形之妙,在“三分佛性,七分烟火”。衡州古窑的器物总带着地道的湖湘脾性。衡州窑的青釉盘口瓶,颈部的莲瓣纹似从洞庭湖的涟漪中采撷而来;衡山窑的瓜棱执壶,流线型的壶嘴仿佛湘江转了个温柔的弯。最妙是那些民间日用器皿,茶盏底足残留的茶垢,酒壶腹部的握痕,都在无声诉说着市井烟火的温度。

在云集窑遗址出土的窑枕上,我发现了独特的“文字纹”。窑工们将“福”“寿”等吉语刻成印章,在素胎上捺出质朴的文字。这种将书法与制瓷完美融合的智慧,恰如屈原《离骚》中“内美修能”的注解——既重器物之用,更重精神之养。

这些沉睡的瓷片从来不是冰冷的文物,它们承载着衡州窑工的心血,也传递着过去的审美印记。